

主笔 赵恩霆

迎来首位外国元首

去年12月8日叙利亚政局“变天”，一周后卡塔尔就向大马士革派出外交代表团，恢复驻叙使馆运作。此前，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卡塔尔就在当年召回了驻叙大使并关闭了驻叙使馆。

去年12月23日，卡塔尔外交国务大臣胡莱菲访问叙利亚并与沙拉会面，成为叙过渡政府接待的首批高级外交代表团。按照沙拉的说法，卡塔尔方面表示将权力支持叙利亚过渡阶段，两国关系将比以往更好，他还向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发出了访叙邀请。

胡莱菲访叙次日，卡塔尔就宣布向叙利亚派遣技术小组，协助大马士革国际机场恢复国际航班运营。今年1月7日，一架载有145名乘客的客机从大马士革国际机场飞往阿联酋沙迦国际机场，标

志着叙利亚剧变后大马士革机场恢复运营国际航线。

在此期间，卡塔尔与叙利亚过渡政府一直在为塔米姆访叙做准备。为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1月16日访问叙利亚并会见沙拉，双方在会后的记者会上一同向以色列喊话，要求以军撤出其占领的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穆罕默德当时还表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将于近期访叙。

1月30日，塔米姆抵达大马士革国际机场时，沙拉率领叙过渡政府总理巴希尔、外长希巴尼、防长卡斯拉到机场迎接。卡塔尔重申将继续在各领域支持叙利亚。

其实，今年初叙利亚过渡政府也开启了外交行动，希巴尼率团首次正式出访，先后访问了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约旦等中东阿拉伯国家。

卡塔尔无疑是叙利亚过渡政府拓展地区外交的重要桥梁。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卡塔尔就选择支持叙反对派

武装。卡塔尔向来支持诸如穆斯林兄弟会等中东地区的宗教政治组织，并一度因此与沙特、埃及等地区国家交恶。

同时，卡塔尔的外交手段一向比较灵活，即便沙特等国对其发起断交封锁，也依然与伊朗保持密切联系。另外，与埃及、约旦、阿联酋等国不同，卡塔尔与以色列并未建立外交关系，但这并未影响双方始终保持着高层接触。

更重要的是，卡塔尔还与美国保持着盟友关系，卡塔尔境内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基地，约有1.3万名美军部署在此。

正因为如此，卡塔尔是美国地区战略棋盘上的重要支点。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期间，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2020年2月底达成和平协议，同意美军分阶段撤出阿富汗。双方签署协议的地点就是卡塔尔首都多哈，由于阿富汗塔利班此前在多哈设有政治办事处，卡塔尔自然成为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接触的桥梁。

与之类似，在巴以冲突等中东热点问

题上，卡塔尔也扮演着中间人或调停人的身份。本轮加沙地带冲突爆发后，卡塔尔就持续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斡旋，多哈设有哈马斯的政治办事处，且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耶等高层官员长期在卡塔尔活动，卡塔尔也成为哈马斯与外界互动的窗口。

1月15日，在卡塔尔、埃及和美国的联合调解下，以色列与哈马斯就加沙地带停火达成协议，第一时间官宣这一消息的正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

卡塔尔可谓“小国大外交”的典范，鉴于其“多面手”的角色，叙利亚过渡政府可以借助卡塔尔，作为国内重建的重要外援，还可以与中东地区不同派别、阵营的国家重新建立联系、拓展外交空间。

对卡塔尔来说，在叙反对派掌权后迅速介入叙利亚局势，既符合自己在叙利亚危机中的一贯立场，也有助于提升在未来叙利亚政治和解进程中的影响力，这是卡塔尔进一步放大其在地区外交中特殊作用的又一个良机。

这是2024年12月8日沙拉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寺发表讲话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沙拉的外交首秀

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沙拉在1月29日出任过渡时期总统后，于1月30日在大马士革迎来叙利亚政局剧变后到访的首位外国元首——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随后，沙拉又在2月初展开了首次出访，目的地是沙特和土耳其。叙利亚过渡时期的重要目标，便是国内重建和重塑外交，此番沙拉的外交行动无疑将对此大有帮助。

先去沙特再到土耳其

2月2日，当沙拉率代表团抵达沙特首都利雅得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时，受到利雅得省副省长等沙特高级官员的欢迎。当天，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沙拉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叙利亚当前的事态发展，以及维护叙利亚安全和稳定的方法。

沙拉访问沙特之前，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曾在1月24日访问大马士革。费萨尔当时表示，沙特正在与美国和欧洲国家谈判，帮助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以便外国投资可以进入叙利亚。

其实，沙特一直是叙利亚过渡政府开展地区外交的优先方向。1月初，叙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首次出访的第一站就是沙特。那次访问结束后，沙特随即开通了通往叙利亚的“空中走廊”，向其提供食品、药品等日常物资援助。

叙利亚过渡政府之所以如此倚重沙



特，原因之一便是后者是中东地区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领头羊”，而沙拉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也属于逊尼派，此前在叙利亚内战期间获得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支持。

尽管叙利亚已经建立过渡政府，逐渐搭建起一套国家治理架构，而且自去年12月以来陆续有中东和欧美国家的高级官员访叙，但外界对叙利亚新政权仍持观望态度，如何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承认是摆在沙拉面前的难题之一。

沙特作为中东地区大国，可谓叙利亚恢复地区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帮手。费萨尔上月访叙期间表示，沙特赞赏叙利亚新领导层在与社会各阶层对话、保留政府机构、反恐和避免报复行动等方面采取的积极举措。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过渡进程的认可，或将是叙利亚新政权重构外交的第一步。

持续十余年的叙利亚内战令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美欧的经济制裁令该国经济雪上加霜。摆在沙拉面前的难题不只是要推动叙利亚各派开展政治对话

与和解，还有如何全面重建叙利亚。这一进程需要大量资金和投资，而沙特拥有雄厚的财力，这也是后者积极推动美欧解除对叙经济制裁的重要原因。

此前，巴沙尔政权控制下的叙利亚，是伊朗拓展地区影响力的重要盟友。在2023年3月沙特与伊朗实现和解之前，双方所代表的不同阵营长期对立。巴沙尔政权垮台，令伊朗地区影响力受挫的同时，也让沙特看到了深度介入和影响叙利亚未来政局的机会。

除了沙特、伊朗之外，土耳其可谓中东第三股重要力量。土耳其与卡塔尔关系密切，卡塔尔与沙特等国爆发断交危机并遭封锁期间，土耳其曾公开力挺卡塔尔，并向其提供物资援助。去年11月，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访问土耳其，两国联盟关系进一步加强。

土耳其在叙利亚“变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在其默许下，盘踞在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反对派武装才对巴沙尔政府发起大规模进攻，从阿勒颇一

路南下进入大马士革。

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一直力挺叙反对派武装“叙利亚国民军”，后者盘踞在叙西北部和北部地区。同时，土耳其还视叙库尔德武装为眼中钉，多次越境打击该武装，为此不惜与美国闹翻。叙反对派武装推翻巴沙尔政权后，伊朗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遇挫，土耳其被认为是最“最大赢家”，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愿意协助叙利亚重建，呼吁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向叙利亚新政府提供经济和道义支持。此外，土耳其境内有数百万叙利亚难民，促使这些难民返回叙利亚也是土耳其的用意所在。

从接待卡塔尔埃米尔，到首访第一站去沙特，再到结束沙特之行后前往土耳其，沙拉也是在地区不同阵营之间寻求平衡，叙利亚过渡政府可以从中为重建基础设施、解除制裁恢复经济谋取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中东不同阵营国家的博弈也将在叙利亚未来政治进程中留下烙印。